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五)

Occasional Paper No.5

楚簡書法發展芻論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USHWORKS OF THE CHU BAMBOO SLIPS

洪娟 著

By Hung Kuen



香港大學
饒宗頤學術館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五)

楚簡書法發展芻論

洪娟 著

© 洪娟 2008

出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香港大學大學道2號2樓；電話：2241 5598)

版權所有，本刊物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2008年9月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HKU
Occasional Paper No.5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ushworks of the Chu Bamboo Slips

By Hung Kuen

© Hung Kuen 2008

Published by: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F, No.2 University Drive, Hong Kong; Tel: 2241 5598)

September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the author.

ISBN 978-988-99654-7-1
Printed in Hong Kong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編輯委員會

顧問：饒宗頤教授 李焯芬教授
主編：鄭煒明博士
編委：洪娟博士 龔敏博士 林愷欣小姐 (兼秘書)
助理編輯：陳德好小姐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HKU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Editorial Committee

Advisors: Professor Jao Tsung-i, Professor C F Lee
Chief Editor: Dr Cheng Wai Ming, Peter
Editors: Dr Hung Kuen, Dr Kung Man, Miss Hester Lam (Secretary)
Assistant Editor: Miss Chan Tak Hou

內文提要

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購得一批戰國楚簡。這批楚簡共一千二百餘枚，三萬五千餘字，書寫時代為戰國中晚期，為楚國遷郢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其內容涉及哲學、文學、歷史、宗教、教育、政論、音樂及文字學等多個範疇，所包含的學術思想以儒家為主，兼及道家、兵家、陰陽家等，其中部分篇章更可與傳世文獻及出土竹簡對讀。由於上博簡的史料價值極高，故成為近年學術界研究的熱點。

楚系文字書法向來是文字學及書史上的重要課題。楚文字的釋讀因近年楚國故地文字資料大量出土而愈來愈清晰；而書風各異的簡帛篇章又填補了楚國書史的內容。上博楚簡的面世不僅呈現了楚國書手的匠心獨運，其多變的結體、筆法又與其他楚系簡帛材料同中有異，異中見同。此外，楚系簡帛書法，較之甲骨、金文的書契、鑄刻，更能表現筆情墨韻的趣味，開啟了秦代、西漢初葉簡帛書風，以至後世書法創作之端緒。其流麗婉轉的風格，更為江左風流、南宗書派的始祖。

本文除採取風格分析，比對不同時代、地區的文字資料之外，更嘗試從楚地的風俗及產生於當時的哲學思想來解釋其風格之由來。戰國時期的楚地，巫術盛行，產生於當時的老莊思想又極力主張個體精神與自然之道的合一。在巫、道思想的濡染下，楚國藝術在好奇尚怪、詭譎誇張之餘，又融會著楚人自由、浪漫的熱情。楚簡書法和屈原作品，便是在楚文化的涵養下萌發生長，成為了中國藝術史上的奇葩。

Abstract

In 1994, about 1,200 pieces of bamboo slips were obtained by the Shanghai Museum from the Hong Kong antique market. Dated to the mid-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scope and content of this batch of bamboo slips covers extensive areas: philosophy, literature, history, religion, military affairs, education, political comments, music and paleography; academic thoughts include Confucianism, Taoism, the School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Forc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etc. The “Shanghai Museum’s collection of bamboo slips” provides valuable materials for research and are highly regarded by scholars in recent years.

Specimens from the Chu Stat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large quantity of bamboo slips and silk manuscripts unearthed from the early Chu tombs have uncovered new dimensions on the decipherment of the written word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rt of calligraphy of the period. Apart from that, the ink writings on bamboo slips, which demonstrate distinctive styles in both brushwork and composition, are better calligraphic specimens than the Shang oracle-bone script on tortoise shells and the Zhou inscriptions carved on ritual bronzes. The distinctive styles of the “Shanghai Museum’s collection of bamboo slips”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calligraphic sty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calligraphy style of the bamboo slips in the Shanghai Museum with the other bamboo slips, so a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calligraphy style over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uniqueness of Chu culture had an impact on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u bamboo slips.

楚簡書法發展芻論

漢字不僅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我國書法更是「通三才之品匯，備萬物之情狀。」¹ 在古人心目中，漢字上垂天象、下浮河洛，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正是因著這份尊崇和膜拜，漢字系統得以沿用至今，我國書法更是人類藝術中一種獨有的表現形式。漢字能抵禦歷史洪流的洗禮，在於其生命屬性的「變」與「不變」。其「變」者，是筆勢及體勢的變化，衍生為篆、隸、楷、行、草諸體；其「不變」者，為筆畫組合的變化，雖從甲骨、金文，再到戰國文字，從東土到西土，偏旁之位置、筆畫之繁減有異，但卻一脈相承，「自其不變而觀之」，這不過是漢字在書法史上的一些變奏。我國書法的特色之一，就是人文因素與表現形式的互動。時、地、人是書法孕育構成的元素，因是在戰國，所以「文字異形」；因是在楚國，所以「楚書流麗」；² 更因「楚人好細腰」，所以楚系文字纖勁柔麗。³ 基於以上種種，本文試從文化因素來探討楚簡書法發展的軌跡。⁴

第一節 楚簡書法在戰國間的發展

春秋戰國，禮崩樂壞，群雄並起，各國在政治上雖不聽命於周室，但在文化上卻有不同程度的繼承。中原與地方文化分裂、互通、糅合、交融，開拓了新思維的發展空間，擴大了藝術創作的範圍，文字書法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面貌。三晉、秦、齊、楚等系文字，雖同宗，卻異形。本文將以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竹簡與同屬於戰國中晚期的郭店楚簡及上博簡進行比對，從中探究楚簡書法在戰國早期至中晚期之間，結體、筆法上的轉型與發展。

一、上博與曾侯乙墓簡之比較

曾侯乙墓的下葬年代以公元前400年為下限，即屬於戰國早期。⁵ 其文字資料，很多比較特殊的字形已與楚文字相合，而與其他地區不類。曾國在政治上附屬

於楚，文化上屬於楚文化圈內，文字上亦顯現濃厚的區域特色。⁶ 其出土的墨書文字，計有6755字，數量最多的是竹簡墨書。竹簡共240枚，是編成後書寫的，內容屬於遣策。雖然這批竹簡的書法風格乍看近似，但若仔細對比，應是出自幾位不同的書手。⁷ 裘錫圭及李家浩兩位教授按其內容將之分為四類，據《曾侯乙墓》上冊的編號，1-121號簡主要記車馬和車上的兵器裝備；122-141記車上裝備的人、馬和兩種甲冑；142-209記駕車的馬；210-215記馬和木俑。⁸

1. 上博、曾侯乙簡體勢之比較

論書者常言曾侯乙墓簡書法取縱勢，⁹ 其中以第一類1-121號簡為最甚，而第三類122-141號簡則已有衡勢的傾向。這是由於第一類簡的書手故意拖長豎筆的緣故，例如「尹」字  ³¹ ⁴⁸ ¹⁴⁵ ¹⁴⁵，31、48號簡的豎畫明顯較145號簡的為長。其次，因為文

字構形部件之不同，例如「安」字 ⁵⁰ ⁵⁰，兩個

「安」字，構形部件與今天無異，書手故意拉長末筆，

使之呈縱勢，而164、165號簡的「安」字 ¹⁶⁴ ¹⁶⁵

則與郭店〈尊德義〉的寫法雷同，末筆橫向拖出，整

個字體勢方正。此外，體勢的不同也是由於兩者在筆

法上的差異所致，例如曾侯乙墓簡的「之」字，有作

¹⁹⁸ ²⁰⁰ ²⁰² ²⁰⁷ ²⁰⁸ 筆畫挺勁，鮮有曲筆；而

¹⁹³ ¹⁹⁵ 等字則筆法圓潤，尤其以曲筆書寫「之」字

的兩豎，使整個字體勢開張，呈衡勢。總體而言，曾侯

乙墓簡鮮有扁平的結體，而與楚帛書迥異。林進忠認為

曾侯乙墓竹簡的多數文字體勢縱長，與其中車馬等用字

的構繁有關，由於簡面寬度固定而有限，文字能拉長而

不能增寬，因此，依照文字構造繁簡，便有扁平、正

方、縱長等不同的字相。¹⁰ 比對上博簡與曾侯乙墓竹簡

文字，諸如「城」 ¹¹⁹ ¹⁵⁶  、「所」 ¹²⁰
 、「晉」 ⁴⁰ 、「楚」  「無」



確比上博、郭店簡繁複，因此體勢也較縱長。但曾侯乙

墓簡也有不少在構形上與上博、郭店簡相同，但在體勢

上仍較之縱長的字例，例如「凡」、「哀」

「色」「車」等字；甚至比上博、

郭店簡的構形還要簡略的字例，如「執」字等。雖

然部件繁多是致使曾侯乙墓竹簡文字體勢縱長的原因之

一，但一些構字形式為上下結構的字例，在曾侯乙墓及

上博簡當中也多呈縱勢。但文字學上的結構並不完全等

同於書法的構形結體，因為部件的組合是多元化的，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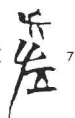
了上下結構外，還有左右及內外結構，要視乎書手的佈

置。所以，除了結構部件之外，構字方式及筆法取勢是

決定書法體勢更為重要的因素。

曾侯乙墓簡部分字例的構字方式比上博、郭店簡

鬆散，部件之間缺乏有機的組合，例如「差」字



¹²⁰，曾侯乙墓7號簡的上下兩個部件截然分開，這

種上下結構的築字方式使整個字的長度是其闊度的兩

倍，呈縱勢。而120號簡的構字方式雖仍為上下結構，

但書者壓扁、拉寬上方部件，使下方部件可以擠身在其

空隙之間，兩部件銜接緊密，整個字的體勢也因此而

較方正，這也是上述所提及第一類比第三類簡體勢較

縱長的另一例子。此外，再如「腸」



¹⁶⁴，曾侯乙墓簡的字例明顯較上博簡的為長，雖然兩者連繫密

切，但後者把「肉」部壓縮，置於整個字的左上方，部

件之間配合得宜，整體字形方正。而曾侯乙墓簡則不僅

沒有把「肉」部壓縮，反使之置於字的左下方，如此則

成為左右、上下參差的結構，文字所佔的空間較長。類

似的例子還有「貴」字



¹³⁷，上博和郭店簡的「貴」字均為上下結構形式，雖略呈縱勢，但在視覺

上不及曾侯乙墓137號的「貴」字頗長。相反，曾侯乙

墓137號的「貝」部錯落地置於字的左下方，這樣鬆散的構形使整個字的長度又幾乎是其闊度的兩倍，還有，

「𠂔」字  也是同樣的情況。

除此以外，曾侯乙墓簡強調末筆的曳長，所以在部件組合上，往往把圓轉的用筆置於整個字的外圍——一

個較能伸展的位置，例如「坪」字 ，

上博及郭店簡「坪」字的「土」部位於整個字的右下方，最後以一橫承托上方的構件，體勢較方正。而曾侯乙墓簡則把「土」部置於字的中下方，以圓轉末筆圍繞，末筆曳長，字形更顯縱長。再者，併筆是部件組合最緊密的形式，當中又以橫畫併筆最為常見。上博簡

「吳」、「旻」二字的「口」部均借用了左邊偏旁的橫

畫 ，兩個部件因此成左右結構，字形順理

成章地呈衡勢。但曾侯乙墓簡仍未有這種併筆形式，所以「吳」字的「口」部仍位於字的右上方，書者又故意拉長「天」部的豎畫，字形也因此呈縱勢。

其實，特殊的用筆才是曾侯乙墓簡文字體勢縱長的關鍵。上文也略有提及曾侯乙墓竹簡文字強調末筆的曳長，這類例子俯拾皆是，例如「事」、「又」、「哀」、「執」¹⁵¹ ¹⁶⁸ ¹⁷⁰等字。除了末筆，一般的豎筆，也會故意拉長，例如「公」¹⁶² ⁵⁷ ¹⁷³、「凡」¹²⁰ ¹²¹、「大」¹³ ¹²¹ ¹⁴⁹、¹⁵⁰、「夫」¹⁶⁴ ¹⁶⁹ ¹⁷⁰、「安」⁵⁰ ⁵⁰⁴⁸、「差」¹⁶⁴ ¹⁶⁹等。這種書風一直延伸至漢代的簡帛書法，其中尤以馬王堆簡帛為佼佼者。

除了體勢的縱、橫外，斜欹也是楚簡文字的取勢，有學者認為大部分楚書以斜欹為勢，只在曾侯乙墓及包山楚簡中偶見水平的結構。¹¹ 誠然，曾侯乙墓簡有不少水平結構；尤其是第一類簡特多對稱平衡的結體，例如「箴」字作，「輶」字作。但當中也不乏斜欹的結體，第三類簡便是。這種斜欹是為左傾，整個字的重

心在左下，例如「外」¹⁴²、「𢇛」⁵¹³²⁶、「腸」¹⁶⁴¹⁶⁶、「貴」¹²⁴¹³⁷¹³⁸、「𢇛」¹⁵⁷¹⁵⁷等。左低右高的斜側正是楚簡文字的典型取勢。上述五個字例之所以不以平行取勢，是因為書手被竹簡狹長的書寫空間所限，無法水平安置兩個部件。曾侯乙墓竹簡是現今所見年代最早的楚簡材料。在此之前的甲骨文、金文及盟書文字等，均不受到書寫空間的局限。所以，從寬闊到窄長的載體，曾侯乙墓簡書手一時之間未能適應闊度不過1厘米的書寫空間，對於部件的併合；即文字學上合體的「字」，仍採用甲骨、金文等的併湊形式；即「文」與「文」的簡單併加。所以諸如上述「腸」字的「肉」旁及「𢇛」字的「邑」旁等，書手未懂得將之壓縮、調整，而形成近乎對角式的構字形式。若仔細翻閱《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這種參差錯落的結體更是比比皆是，正因如此，部件的佈置難免牽強附會，而造成組合上的疏離及

不協調。其次，楚簡筆法中的圓轉也是造成文字體勢左低右高的另一原因。雖然整體上曾侯乙侯簡的圓轉不及戰國中、晚期楚簡的飽滿，但也初見端倪，例如「坪」

𡿨¹⁴⁴ 𡿨⁶⁷、「夜」𠂔¹⁶¹ 𠂔¹⁹¹、「子」𠂔¹⁵⁶ 𠂔¹⁷⁰，
「安」𡿨¹⁶⁴ 𡿨¹⁶⁵、「市」𠂔¹³⁷ 𠂔¹⁷⁷ 𠂔¹⁷⁷、「𠂔」
𠂔¹⁰² 𠂔¹¹⁵及「革」𠂔¹⁰⁵ 𠂔¹²³等字，從中也可察見
這種筆法的發展軌跡。

2. 上博、曾侯乙墓簡筆法之比較

總體而言，曾侯乙墓簡的筆法較上博簡的單調。前者絕少用方筆，而上博簡則是方、圓筆兼備。屬於早期篆書的曾侯乙墓簡，在筆法上仍未脫離篆法的傳統，以中鋒運筆為主，而上博簡則已處於篆書向隸書發展的過渡階段，兼以側鋒取妍。曾侯乙墓簡用筆重入輕出，筆畫略呈「頭粗尾細」，上博及郭店簡部分篇章則以平入起筆，行筆時逐漸加壓，最後又以輕細的露鋒收筆，故後者在運筆的輕重、提按、藏露方面，比前者更為變化

多端。此外，在字形方面，曾侯乙墓簡仍為篆書結體，最明顯的例子是「子」字，曾侯乙墓簡的「子」字全是分兩筆書寫代表雙手的部分，而上博簡〈昔者君老〉則把該部分併作一橫畫。再如「宀」部，曾侯乙墓全寫作，上博簡則兼有作者。曾侯乙墓簡以縱長取勢，也是由於圓筆勢向下；方筆勢向衡的緣故。

其次，除了上述從右上向左下滑的圓轉外，曾侯乙墓簡的另一圓轉是由左上向右的平滑，例如「哀」、

³¹ ⁶³ 「囡」⁴ ⁷、「官」⁶⁷ ¹⁴²、及「政」¹² ¹⁶⁶等字，這種筆法與曾侯乙墓的銘刻文字一脈相承。雖然曾侯乙墓簡的結體較戰國中、晚期的

楚簡鬆散，筆畫間的呼應也不強烈，但諸如「豸」部及

「豸」的下彎圓轉，作^x及，恰能以一筆包容上

方部件，使整個字的結體又一次取得平衡。平衡與錯落的結體相配合，形成了篇章佈局上的大開大合。所以曾侯乙墓簡給人的印象是平整秀麗而優美，雖是中規中矩

但不失英氣。¹² 但這種特殊的用筆僅見於曾侯乙墓簡，及至上博及郭店簡則代之以撇筆了。

最後，是曾侯乙墓簡的飾筆不多見，只有「命」字中的二橫畫  ⁶³  ²⁰²，及「市」、「政」豎筆上的短橫。如此寥寥數例，得見戰國早期的飾筆並未大行其道。

總而言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還屬於早期篆書，距離西周金文系統不遠，所以，戰國文字異形的情況在當中還不很明顯。曾侯乙墓簡同字異形的比例極低，其中偏旁易位，如「拂」字，有作  及  者；正、繁體並見，如「敗」字  等僅是罕見的例子，更多的是字形同而結構小異，但這則關乎書手的書寫習慣及風格等問題。另一方面，曾侯乙墓竹簡的字形結構與筆法特徵與戰國中期或以後的楚簡文字大體相同，兩者一脈相承，楚簡書法的斜欹體勢及圓旋筆法在當中也有跡可尋，至於飾筆的添加及風格的多樣化，則要到戰國中期